

全華叢書







昔潛溪宋先生於浦陽一縣之人物既嘗爲之記矣  
又取其人之所述作緯俗經邦可傳於後世者類而  
集之以爲文藝錄焉使夫一言一行之善皆得以垂  
于不朽其所以表先哲而厲後人者至矣浦陽文獻  
之足徵蓋潛溪之力也東陽爲吾婺望縣古稱多佳  
山秀水其清淑所鍾瑰奇忠信材德之民森然疊出  
而述作之富視浦陽爲尤盛顧未有能裒集而登載  
之者遂至磨滅散逸存什一於千百其不重可嘆耶  
邑之士人杜儲公運者故陝西憲副某之季子也讀

書好古以東陽爲浙水東文獻之邦而無所取徵豈非邑之缺典乎况先輩之遺風餘烈與作者之殘膏賸馥皆足以佑啓後人惡可使之泯沒而無聞耶乃發其家傳訪諸士友得唐宋以來諸君子遺文逸事必手錄之雖片言半簡之僅存者亦所不廢凡其邑之所產孝者忠者節義者勲業者文學者悉著其行能與出處大略列諸卷首然後錄其所作若樂府若詩賦若序記書疏之屬各以類分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東陽而作者亦附見一二總若干卷合而名之

曰東陽文獻錄蓋亦祖述潛溪二書而爲之者也錄  
既成公運又將鈔梓以廣其傳而屬序諸首簡予聞  
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孟子  
言尙友古人者亦必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今  
吾子蒐羅廢墜抉剔幽隱以成是錄使東陽數百年  
文獻之懿萃於目前其用心勤矣雖其閒采摭之未  
備選取之未精然古人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多  
識以畜其德論世以尙其友子之學知所務矣所就  
其可量耶又况是書之傳使後之君子亦於是乎畜

其德尙其友焉則所以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爲何如耶吾知異時東陽文獻又不但如今之所錄而已孰謂其無補於世教也哉故爲序之

鄉賢祠志後序

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尙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簡潘黜成三賢於學宮祀東萊呂成公於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羣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憲辛公訪



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參議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政時敘乃攷先志修古典謂茲文獻大郡名公鉅儒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以舉其廢者于時巡按侍御東廣吳公觀風察政洗冤澤物適臨茲郡聞公之議亦謂其有補世教弗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而同守薛侯敬之剛敏有爲志

崇先哲承命唯謹以學宮地隘弗稱妥靈而卜地于  
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爲郡故多賢  
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於志傳者累數百人亦弗能  
通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  
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雜取東萊四賢及祠中諸公  
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爲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  
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者何其至耶旣  
乃命某識其末簡嗚呼疇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莫  
敢望而擬焉夫何前修旣沒徽音莫嗣衰微不振者

于茲百年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耶  
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  
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陰感默誘  
神而化之使自趨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節一忠之  
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  
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  
益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侍御與公所以汲  
汲於是也後之人進而瞻於祠像退而攷諸祠志遐  
想其人于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於中不能自己

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爲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然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尙知勉哉尙亦無負於天無負諸公之望哉

蘭谿縣志序

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郡邑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



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贍思又有續志皆統紀一郡  
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爲志獨  
蘭谿自唐咸亨始爲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  
有爲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與政  
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  
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錄略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  
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詞廟碑誌及鄉飲進士  
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  
書又亡逸不存可勝嘆哉乃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

檢來爲邑宰蒞政之暇欲考圖經求故典而不可得  
謂是邦爲浙東要會之區素稱望縣而文獻不足若  
是豈非爲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秀者分詣各鄉  
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壁題石刻故家名族  
之志傳譜集悉皆採摭以來而屬前進士靖江令鄭  
君威甫爲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暨予辭不獲命乃  
據洪贍二志爲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未錄參諸史  
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  
十有六釐爲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刪定而王侯有召

命入爲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  
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許侯補之始至適值艱  
歲撫綏靡暇越再朞而政成愛立百廢具舉爰謂昔  
人所爲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  
躬自校閱重加審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仍繪  
圖以冠其首且將鋟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昔嘗與  
有力焉俾述顛末識歲月于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  
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  
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道論世

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爲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  
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  
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  
第區區輩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  
欲攷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旣亡無從取徵而  
一邑之閒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歷訪未免襲誤  
踵訛舉一廢百爲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  
以補其闕失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鄉試錄序

戊午七月林僉憲求代考官作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用之大何如哉隆古帝王莫不用儒爲治若虞之論九德舉黎獻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棄醇儒唐舉科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擯廢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惟我聖祖憲天立極尊右儒術誕興文治建學育材如古

膠庠命鄉論秀如古賓興以吾儒之道具于易書詩  
禮春秋之經孔曾思孟之書而濂洛考亭諸儒發明  
獨得其宗故學校以之爲教科舉以之取上而不雜  
以他術用儒爲治未有若是其純者也列聖承之久  
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得人之盛度越前代太平之  
治悠久無疆非用儒之効乎皇上繼統守成于茲一  
紀旁求儒雅以共天職亦旣三設科矣弘治戊午仍  
屬大比賓興之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謂進賢  
如不得已可弗慎乎乃與某等同寅協恭以祛宿弊

而杜僥倖抑奔競議行場屋貫條視昔加嚴務欲選  
舉得人副聖天子側席真儒之意既各公舉所知走  
書幣往徵某某以典文衡某亦齒焉其就試者悉由  
諸道憲臣躬詣各屬詢行考文推擇以來猶懼其濫  
又會合諸司覆考而沙汰之可謂嚴矣汰去之餘猶  
二千幾百有奇吳越之士何其盛耶迨入院則某與  
某任提調某與某任監試考校文字則某等分任之  
諸外內職事皆慎選其屬以充而御史某總其成焉  
眾皆精白一心誓以將事其圍棘三試與取士之數

悉尊定制已乃刻第其氏名與文之醇正者爲錄以  
獻于天府而傳之天下後世焉嗚呼我國家建學養  
士謂之儒學設科取士謂之儒科教之以儒而取之  
以儒其望之厚矣二三子旣登名是錄以儒名于天  
下行且捷春官奉廷對致用有日其亦以宇宙內事  
爲吾儒分內事而思所以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道  
開太平於萬世乎所謂望之厚者不在茲乎某於諸  
士得之言語文字之間而文者儒之餘事耳萬一有  
儒其言而不儒其行儒其貌而不儒其心甚至修於



家壞於官失其所以爲儒者寧不上負天子下負所  
學也耶某辱有場屋一日之雅敢僭書首簡用爲多  
士之規

菊莊詩序

有爲軒岐之學者伊廷玉氏質良行淳不競榮利頗  
有韓康宋清之風其平生無他嗜好獨於菊焉玩而  
樂之弗厭也嘗卽所居之旁治地爲圃羅植甘菊數  
十百本根而培焉苗而灌焉條榦而整比焉屏列焉  
僕僕然不以爲勞當其霜露始肅寒英盛開則攜賓

友引壺觴朝夕嘯咏乎其閒若與爲知己者然因名其所居之室曰菊莊一時名勝與凡縉紳君子之過其居者往往爲之題咏焉廷玉彙爲一帙得古今體五七言詩若干謁予爲序予嘗觀於月令爾雅本草仙經以及靈均之騷淵明之辭鍾會之賦子美老泉東坡之詩石湖劉蒙史正志諸人之譜而有以知菊之爲物君子貴焉彼其花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黃中通理介然高潔不與凡卉同其盛衰有儒之德焉及其用於服食則春採玉英夏採容成秋採金精冬採

長生可使去疾可使引年爲餌之最良者甚至南陽  
菊潭飲其水者壽皆百歲則其利澤及人又有儒之  
功焉是非吾儒之流與之同臭味者其孰能好之若  
廷玉工於鑿者也宜其莊以藥名而神農之三百六  
十五種無不備焉胡獨有取於菊而名其莊哉豈其  
隱於方伎有同於花之隱逸也耶抑以其衛生之功  
將自擬於菊潭耶若然則廷玉之所得於菊者亦淺  
矣彼爲鑿者特一技耳菊之爲道豈一技而能盡耶  
必其鑿而儒焉則進而醫國庇民又將有大其功者

是乃軒岐之所以爲軒岐而可以一技名哉如是而  
比德於菊焉庶幾無愧矣乎廷玉其亦有志於是耶  
嗚呼三五而降吾民之癢痾疾痛天殤札瘥弗能以  
壽其生者久矣吾安得廣君之莊於天下使人人飲  
菊水而養遐齡若彼甘谷之老哉故不辭而爲之序

書北堂永秀詩卷後

弘治之季年予被命承乏長南都太學有廣南舉子  
趙生善鳴者以母命來卒業焉予見其貌恭而志篤  
執經館下質問所疑弗明弗措可與其學者也進而



問其世出及所從游則爲故宋宗室某之裔大參李君士達之甥曾受學於內翰陳公甫之門其學固有自矣一日請於予曰善鳴母李氏爲龍江望族天性淑慧幼聞諸舅兄讀小學諸書皆能默領章句諳其大義在家而恪遵姆訓逮歸而克脩婦道不幸先君蚤喪茹苦勤家劬劬教子必以義方慈而有節愛而知勞故兄善和以文著聲庠序中而善鳴遂叨鄉薦頗有成立不替先緒皆慈母之教也大參舅氏嘗稱爲孟陶二母之匹母年六十時客有繪萱草圖爲贈

者因名之曰北堂永秀諸舅及縉紳君子皆爲賦詩以壽吾母而今內翰湛元明又爲序其事焉善鳴彙次成帙願賜一言以表章吾母之善垂諸不朽庶幾少逭不孝之罪也予謝以耄荒不文而生請之不置今十年矣予臥病窮山生枉過焉復申前懇乃作而言曰詩稱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蓋以萱爲忘憂之草故室家相念者欲樹於北堂以解其憂耳未嘗言及於母也神農本草謂萱名宜男爲姪孕之所佩故世俗往往以萱喻母而唐人萱草生堂陞游子行天涯

之詩則又以萱爲子焉人生有母而壽考康寧洩洩  
在堂則子之憂所由忘固若萱之秀于北堂矣若其  
有子能賢而行道揚名以顯其親則母之憂所由忘  
是又爲不萱之萱也母子交相爲萱而並忘其憂此  
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今生能得之固宜諸君子之  
嗟嘆不已而咏歌之也生之兄弟繼今而往蚤夜孜  
孜講學修行以成其身若孟子之以道自任而有功  
聖門若陶侃之樹勳揚休而有功國家使賢母真爲  
二母之匹則北堂之秀永永無疆而非止爲一世之

壽其爲不朽孰大於是尙奚假於予言哉生其勗諸

吳烈婦詩序

自關雎之化熄而閭巷之間無復漢廣行露之風自  
彤史之職廢而閨門之內不聞婦訓姆儀之懿於是  
乎天理日微人欲日熾桑中濮上之音延於天下世  
道已駸駸而入于夷矣陵遲至于有元之世遂舉中  
國而夷之上自王公下而士庶亂倫無別禽獸其行  
子烝父妾兄收弟室嫂治弟棲者恬不爲恠在彼固  
無足議而廢三綱墮五典使先王衣冠禮樂聲明文



教之地悉淪於氊裘辮髮腥羶污穢之域其可哀也  
已幸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泯焉者故裙襦之中亦  
有能閑禮義守貞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臨大節而  
莫奪赴水火而如歸若吾鄉吳烈婦者豈夷習所得  
而變耶蓋烈婦爲里人某妻遭亂與其夫倉皇避難  
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噪聲足弱弗能步度不可免  
乃謂其夫曰君宜自脫禍弗以妾爲累夫曰子將若  
何烈婦曰妾義不受污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而  
舍去旣而遊兵四集將追及焉適道傍有池曰梅塘

水潔且深遂投其身以沒後數日兵盡夫蹤跡至其處見烈婦屍浮池面雖盛暑而顏貌如生乃舉而葬焉時歲戊戌之夏六月也其後好事者聞之爲傳其事而薦紳能言之士又從而歌咏焉蓋亦秉彝好德之良心有不能已者今某之孫以其文若詩彙爲一帙謁予而告曰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吾將以是傳之子孫俾無忘烈婦之訓願丐先生一言以張之噫吾於是見世道升降之機矣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  
將變夏爲戎而其人已先化爲戎也今當胡運告終  
皇明啓運之始而閭閻一二女婦已能自拔流俗而  
趨乎禮義豈非天意將興文明之治於今日而有開  
必先者乎異時國家采民風被管絃以比隆於二南  
之盛者不有取於是耶是又不但爲一人一家之美  
而已故爲序而不辭

書鄭氏慶源錄後

以下序譜

太末之墟有大姓曰桂巖鄭氏其先係出滎陽厥後

自歛來徙家于是者蓋將十世矣支分派衍族大以蕃衣冠文物世有令人其七世孫公勉始以才胥効用于時三丞大邑皆有能聲嘗念上世家牒毀于兵燹而後人無以考其先也乃命冢子晃推其所自出疏其所由分詳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者著爲圖譜名曰鄭氏慶源錄以示族人使咸知所以尊祖敬宗收渙散敦親睦之道生而相慶死而相弔患難而相收恤不至漠然相視如塗人也其可謂知所務者矣晃之卒也厥弟侍御君昱於予爲年友雅相好也



問出此錄暨諸名公所爲序跋俾書其末予聞鄭之  
爲望族也久矣在唐有滎陽之七房近世有浦陽之  
義門其世胄之貴世德之美何如哉今桂巖之族祖  
滎陽而隣浦陽其家法固有由來矣君之父子兄弟  
傑然秀出於其間松廳之遺愛栢府之風裁昭宣令  
聞克亢厥宗所以馨馥譜牒紹前美而裕後昆者將  
不在茲乎彼詩書禮義之習孝友睦婣之行承珪襲  
組之華滎陽浦陽之先所以昌其族也君以是倡之  
後之人其無奮然而興起者乎亦安知桂巖之不爲

滎陽浦陽哉鄭之子孫觀斯譜者其勉之不然則永  
州之鐵爐步人將有議其後者矣

重修青陽陳氏族譜序

予舊僚陳君弘載以書來曰某之先出於帝有虞氏  
神明之胄自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以備三恪陳亡  
而子孫散處四方以國爲氏梁天監中有諱元之者  
爲廣德司理參軍始自蒲亭徙家麻姑山之東太南  
鄉其玄孫曰吉甫仕唐爲青陽務稅使又遷于九子  
山之社溪八世而潛江令太祿爰遂定居邑中又十

五世而九華山人諱巖以詩鳴於宋又二世而元池  
州學正諱祖生以儒名家蓋某之曾大父也池州季  
子諱貞於某爲大父仕皇朝歷蘇贛二府同知皆有  
治聲後以誑誤左遷儋州而道亡門戶日替先君子  
煢煢孤立洪武末又以事謫戍滇南而青陽之宗祀  
絕矣先君雖流離兵間日不暇給而飭躬礪行思亢  
厥宗凡所以爲光前裕後之圖者靡所不至嘗以家  
牒更世變不存懼後人之迷厥所自也乃卽其耳目  
所及知者自九華山人而下爲譜以示子孫而於不

能記憶者則闕焉以俟嘗謂某曰吾先世自唐以來  
家于青陽世德之美世胄之貴甲于他族而今遂泯  
焉吾之罪也一杯麥飯何時歸灑松楸乎小子勉諸  
某泣而識之不敢忘居無何而先君奄棄諸孤矣其  
爲悲痛可忍言哉不肖孤今承遺教罔敢夫墜幸以  
科第起家竊祿于朝先君以恩贈南京刑部主事曩  
因謁告歸滇南燎黃遂如青陽展掃先隴而先人敝  
廬則已鞠爲茂草矣乃卽其地而築室以居不敢去  
墳墓也間又訪于鄉之父老得故族譜自青陽稅使



而下凡二十有二世遂因先君所述重加纂輯參以  
所聞正其訛謬用史氏年表之例列其昭穆世次與  
夫官爵名行之懿著爲陳氏世譜一帙成先志也子  
盍爲序以訓吾之後世使知所以尊祖敬宗崇德象  
賢而興起其孝弟之念以無愧于神明之胄不亦善  
乎予於陳君之言竊有感焉今世之姚虞陳田其氏  
者孰不自以爲神明之胄也然舜爲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而我猶未免於鄉人焉不有忝於神明也耶  
君之譜其族者意有在矣君蚤以明經登第入典邦

刑出持憲節有猷有爲昭宣令聞而又能繼志述事使前人之緒既絕而復續先世之譜既失而復完是則孝之大者固足以匹休于前聞人矣豈直自異鄉人而已哉然欲稱其爲神明之胄則又有大於是者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而求所以爲舜者斯可矣斯固君之志也君以是倡之後之人其無奮然而興起者乎傳所謂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必有當是占者矣爲陳氏之子孫尙勗之哉是爲序

清塘賀氏重修宗譜序

永新賀先生宗濬受易於保齋劉文安公以進士乙  
科歷魚臺應天司訓而主教事於吾邑辱與游最厚  
既而以病免歸將施其有政于家以爲孝莫大於尊  
親尊親莫先於明譜系以究其源之所自出序昭穆  
以別其派之所由分夫然後倫理可正恩義可篤而  
家可齊也乃取其故所藏家牒而重修之以增益其  
所未備凡當代名公之文若詩有爲賀氏而作者悉  
彙次以附其後將以示諸後人俾咸知所以賢賢親

親而起其油然而孝弟之心也其亦可謂知所務者矣  
聞使其子位持以過予而屬爲之序予觀譜之所述  
自文堂府君始自廬陵徙居禾川之清塘逮今十有  
餘世其先德之懿有以忠厚傳家積累有素稱者有  
以詩書之澤過於他族稱者或好學而尙文或介潔  
而尙義具於學士解公大紳方伯李公昌期之序者  
詳矣所以啓其後人者亦無不至矣予何人斯而敢  
以蕪陋不斐之言贅其間哉辭之再四而位之請不  
置且先生之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卽二公之所引而



未發者申告之古君子之不忘其先者非修其譜之  
難而修其身之爲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又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爲賀氏之子孫者  
誠知勤學厲行以修其身使夫詩書忠厚之澤弗墜  
介潔尙義之風愈敦則庶乎能念爾祖不忝其所生  
矣若能進而上之爲賢爲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  
以勲業著之當時傳之後世足以光昭其先若巽齋  
之自爲歐陽以無負乎二公之所期者不尤爲斯譜  
之榮矣乎先生之所以譜其族者將不在於是乎其

或身之不修而惟譜之修則永州之鐵爐步人將有  
議其後者矣爾子爾孫觀斯譜者尙其念哉

三山雲程林氏族譜序

浙江僉憲三山林廷珍行部之暇過予話舊因出其  
所修家乘一編而告之曰某之先由晉黃門侍郎潁  
之子祿山以散騎常侍出守晉安因而家焉其後世  
居西關當元之季有諱比者仕爲鎮撫嘗領兵守禦  
南關屢抗強寇不幸羣盜四集攻陷城邑力弗能支  
眾皆歛附而公獨守義不回闔門就屠僅遺一子曰

陽文身避難竄于城西之馬鋪而黃門之祀賴以不絕蓋吾之曾祖也曾祖之昭二人而吾祖爲之長乃徙于雲程而再植有家吾祖與從祖之穆四人而先君又爲之長尤力於爲善而克昌厥後逮吾則昆弟七人從父昆弟四人從祖之昆弟一人凡十有二人焉暨吾昆弟之子若孫抑又衆矣先君嘗進某兄弟于學欲其有所成立以亢厥宗某等奉承遺教罔敢失墜幸與弟塘皆起家進士而玠與從弟璿璫又皆以明經後先領薦于鄉今某由尙書刑部郎官來僉

憲事塘以行人爲雲南道監察御史璿由乙榜爲山東寧海州學訓導而先君亦以恩贈官南京刑部主事皆吾祖宗餘慶之所鍾也吾敢忘其所自乎第惟先世厄于兵禍家牒逸亡自晉安而下遷徙世次皆莫能詳其爲悲痛可忍言哉茲錄其所可知著爲圖譜附以家規將以傳之來世俾永永弗忘吾鎮撫公忠義之訓焉子其爲我序之予昔宦遊閩中辱與君有斯文之雅誼不得辭也乃觀其譜而僭爲之言曰嗚呼仁者必有後蘇文忠公嘗有取於申包胥天定



之說吾於林氏蓋有徵焉昔商三仁少師比干以諫  
紂死其子堅避難長林因以林爲姓而周武王封之  
清河厥後如雍如楚如不狃皆以名節見魯春秋而  
放之問禮孔門名德尤著至臯父子又以十德有聞  
於趙則堅之有後非以少師之仁而天定之足徵者  
乎自晉馬南浮而林黃陳鄭四姓實始居閩更歷唐  
宋以迄于今諸林之族莫盛焉其他固未暇論姑以  
君之所自出者言之若鎮撫公之事雖名位素微不  
登史傳而一念之烈殺身成仁亦可謂能繩祖武者

矣其子之文身避難實類於堅雖在當時不有清河  
之封然不數世而有君之兄弟傑然奮出其間抑豈  
非天監其仁俾之有後者於是而始定耶雖然少師  
與鎮撫公遭時不幸不過著其一節之仁而天之祐  
其後者已若是焉而況於稷契周召之徒能大其仁  
以及於天下後世者乎今君之兄弟崇德象賢際時  
休明執法內外得行所學非彼所遭之不幸者也尙  
其夙夜懇篤不忘益充其仁左右吾君於唐虞三代  
之盛以爲今之稷契周召焉則其後世之瓜瓞綿綿

曰昌日熾者可量也耶然則斯譜之作後之君子又將以徵天道之大定焉君之兄弟其可忽哉君之嗣人其亦敬念之哉庸書諸首簡以俟

跋方氏族譜後

譜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于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具見雖不若史氏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間也新安方氏自譜其族出於神農氏之胄

肇自得姓以迄于今上下數千餘年傳序幾二百世其諱字生卒與其官封里居厯厯備載雖古人所闕疑而不敢知者一皆蒐摭無遺用心亦甚勤矣吾未暇置吾喙也第謂族以人而榮亦以人而辱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固有光於辛陽之族而窮竒渾沌之凶所以玷厥宗者不既多乎吾觀方山采芑之勲業河南洛陽之治行鑑湖之高尙蛟峰之倫魁秋崖萬里之文章馨馥譜牒輝映古今足以起人瞻敬方氏之榮其在是也耶使其族無若而人而徒侈遙遙之華



冑雖貴且富適足以穢彼家乘耳何取哉吾故曰譜者一家之史也爲方氏之子孫睹斯譜者尙思所以亢厥宗哉

李氏族譜序

武緣李君璧以進士乙科署教事于吾邑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一日訪予山中出其所修家譜一帙而告之曰某之先世居武緣之五鳳嶺故老相傳自象州來遷荐罹兵燹圖譜失傳五世而上雖墳墓具存而支派行序漫無可考今族人之眾

派分爲四自國初以來各立戶版雖究其所由分而  
婚喪災患猶相慶弔前人蓋未有顯者家君始仕爲  
潮陽北山驛丞慮後人之迷其先也嘗命某曰謹家  
牒而不忘乎先孝之大者汝其勉之某因記其所可  
知而闕其所不知者斷自某公而下凡若干世具列  
爲圖而生年卒葬備書於下其戶版之異者則別爲  
圖以附於後弗敢以強合焉姑以敘昭穆別親疎不  
忘其所自出耳若欲如唐人之譜學自受氏以來皆  
有可考則固難矣願先生一言以示吾之子孫族人

使知一本之義而起油然孝悌之心也予聞先王有  
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故彝倫攸敘而禮義興行風  
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所  
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肉亦相視如塗人情義乖離  
而彝倫斃矣所以聯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親  
睦者惟譜牒之脩爲有補於世教耳彼不知所重者  
固忽此而不講間有知務乎此而或冒華胃以爲榮  
若求附城南之杜妄拜汾陽之墓不祖其祖而祖他  
人牽合附會以自誣者徒以貽笑取譏而已惡在其

爲譜哉今君之爲是譜也質而不誣遠不援貴近不遺賤使人有所傳信固已得古人之遺意矣然旣聯之以譜牒尤必敦其雍睦之行尊尊而親親老老而幼幼歲時爲酒食以浹其歡胥教誨以匡其失貧而相收患而相恤疾病死喪相扶持相調助而不有途人之視使子孫族人有所觀法則孝弟之心豈不油然而生而有引弗替乎君其勉乎哉又卽此義而充之天下之生莫不有族秉彝良心誰獨無之君之職爲國家司教化者也能以己之所欲立而立人啓迪



開導使凡有族者皆來取法則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爲一家矣先王宗法之意殆將復見於今日此又予之所深望也君其勉乎哉

古城伊氏宗譜序

先輩有言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者難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聖賢之子孫尤難蓋以前人之功德極盛而後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爲難也湯溪有伊廷玉者以醫名家而好尚文雅喜交結賢士大夫得其詞翰則珍藏寶愛時

取而玩誦之以爲樂又嘗慕淵明之風治圃庭前品  
植佳菊以娛晚節其亦可謂曠達而不俗者矣一日  
持其家乘一編過予而言曰吾伊氏上世相傳皆謂  
出於阿衡伊尹之後而自陟以下世本無存經傳不  
載無從攷證固未敢以爲必然但孟子謂尹耕莘野  
呂氏春秋謂尹居伊水書言朕載自亳而其葬也亦  
在於亳其地在中州而吾之先人世家于汴郡著陳  
留與伊莘亳都壤地相鄰則所傳或有可信者疑以  
傳疑亦不敢棄而不錄也自商而下迨于周漢以及

晉唐二三千年伊氏未聞顯人至宋中葉吾遠祖有  
運使公諱概者隨駕南渡始自汴而來寓居嚴陵而  
運使之立孫諱恭者在前元至大間爲尉於龍游樂  
其山水之勝土田之沃又卜居邑東之古城厥後古  
城之地析屬湯溪故今爲湯溪人然自縣尉以來又  
經十餘世矣門戶日昌生聚日眾支分派別析爲三  
族有上伊中伊下伊之稱而下伊又有析居蘭源者  
成四族矣吾則下伊之後也嘗念四族之眾日疎日  
遠而情義乖離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甚爲可懼

吾季父某與從兄皆欲爲譜以維係之而纂次未就  
今成其志特命從子蕙記所傳聞而原其所自出列  
其宗派而推其所由分又取法於歐蘇闕其不可知  
而詳其所可知者凡吾族人之名字世行年壽葬娶  
與其行事一一備錄爲書以傳于家願得一言序諸  
首簡以教吾之子孫使咸知一本之義而尊尊親親  
起其油然孝弟之心爲幸大矣予惟伊尹以聖人之  
任左右商王以道覺民而能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  
堯舜之民所謂上鑿鑿國者也而論道之暇又取神



農本草製爲湯液以療萬民之疾使天下疲癯殘疾者無一人不被其澤則不惟醫國而兼盡醫人之伎其仁覆天下如是則爲之後者欲象其賢豈非所謂尤難者乎君之先翁擇術爲醫其意美矣至君昆季而術業益精聲稱籍甚頗能得其一伎之良而有功於人庶幾能繩祖父之萬一矣君又使諸從子進業爲儒藏修泮水明經修行志伊學顏而彬彬可觀異時進用於上以行其堯舜君民事業則鑿國之功又將歸於君家不但爲一伎之良而已書所謂率乃祖

攸行予切有望於伊之後人焉嗚呼其念之哉

郭氏家譜序

郭本姬姓傳稱出於文王二弟虢仲虢叔之裔初封于虢而訛音爲郭春秋所書郭公是已其後以國爲氏若魯之重燕之隗漢之佞與秦魏晉之嘉與璞累朝皆有顯人惟唐之尙父汾陽王子儀爲最顯吾邑諸處郭氏皆祖太原獨邑署西北中和坊一族素稱汾陽郭氏比屋而居羣從子姓眾逾千指其人皆豪俠俊偉而有材幹雖未嘗務學讀書而好文雅重義

氣不肯降屈於人不爲苟賤之行蓋其氣習然耳其  
宗老曰某子婦弟也一日持所修家乘一編過予而  
言曰吾家故老相傳謂上世居華州將相鄉自汾陽  
始昌厥家昆弟子孫以數十計皆爲貴宦而第六子  
曰曖者與二子二孫皆尙公主其女又爲太后元勳  
貴戚奕奕門闈與國同休其世德之美世胄之榮天  
下莫與倫焉厥後唐室衰微遭黃巢之亂而曖之六  
世孫曰太初始自北來南居温州平陽之錢浦而太  
初之孫起辛爲海東權鹽提舉又徙居天台其子曰

滔以儒生教授東陽因家于長衢歷世茲久浸爲鉅族迨元前至元中又因台寇楊鎮龍爲變擾及東陽族眾逃散其十世孫曰曾三提轄者始來居于今所亦且幾十世矣今吾族人生聚日眾長幼親疎混淆相處而交瘡鬪墻不以爲恠吾恐其日疎日遠而漠然如途人也甚爲可懼屢欲爲譜以聯其族焉而室居廛市地窄人稠荐懼鬱攸之禍前代圖譜燬失無存閒有傳錄一二亦殘缺失次矣爰命子姪祚等特往長衢故居訪問遺族始得前代傳序世次之詳及



虞經遷徙之故與故老所傳者相合乃輯爲斯譜以  
傳于家願賜一言敘之以訓吾子孫族人使皆知尊  
其所自出親其所同出興孝興弟不至途人之視是  
亦先生德教之所及也予謂君之爲譜而不忘所自  
固善矣若爲人後而不思取法前人以象其賢亦奚  
以譜爲哉昔唐史臣稱子儀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  
極人臣而眾不疾先儒謂其何道能然惟仗忠信安  
義命而已夫功蓋位極前代名將相亦多有之惟不  
疑不疾則自伊尹孔明而下罕有及焉忠信義命四

字人孰不知亦非甚高難行之事而仗之安之則非  
大賢君子不能子儀克盡是道故能再造唐室而夷  
狄歸仁強藩服誼亦奚止於上之不疑眾之不疾也  
哉宜其位祿名壽萃於一身而善始善終流澤餘慶  
裕于後昆而愈遠弗替也今諸君爲汾陽之後非修  
其譜之難而修其德之爲難苟能躬行以率其子孫  
蚤夜孜孜求汾陽之所以爲汾陽者而取法焉存心  
一主乎忠信而不爲欺妄制行必安於義命而不圖  
僥倖則雖未能建功立業以匹休汾陽而以是行于

鄉不失爲鄉之善士又以是出而事君亦可爲國之  
蠹臣而不辱其先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曰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於汾陽後人切有望焉不  
然則未免爲永州之鐵爐步矣其念之哉

然則未食為不悅之證歟夫其念之辨  
 公則之午終必歎其故午效代則於人財亦望其  
 盡百而不尋其失矣若曰無念爾厥律必無盡則曰  
 無不失為樂之善士又以其出而學錄亦何為因之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八

明章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譙樓記

內苑作

譙樓者何城上樓也按爾雅陝而修曲曰樓許慎說文樓重屋也譙蓋樓之別名顏師古曰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城之上必有譙焉登高可以望遠爲武備設也昔者聖人體國經野建都邑爲宮室以宅師民旣奠厥居矣然而物眾地大好惡相攻強

弱相凌又有弗獲安其生者於是乎爲之城郭溝池  
雉堞樓櫓以衛之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譙之設其始肇於重門之遺制  
歟史記言黃帝爲五城十二樓而未始有譙之名周  
禮春秋有象魏有兩觀亦不聞有所謂譙者漢書陳  
勝傳始言譙門至魏武而麗譙之樓作焉後世凡國  
都州郡城邑所在皆有譙樓其崇庳修廣隆殺之制  
各稱厥居其樓下設門扉以闔內外謹開闔戒不虞  
也上闔牕戶以覽形勝俯四隅察非常也豈若井幹

花萼齊雲落星窮壯麗徒以侈遊觀之美而已哉其  
樓之中置漏數刻以節晝夜伐鼓鳴角以肅晨昏則  
所以授人時警眾心者亦無不在焉昔曹子建制譙  
樓畫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  
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  
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  
知之必將惕焉於心進而德修而業終日乾乾弗敢  
一息自暇自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天下國  
家無難治者矣若然則譙樓之設又非但爲禦侮之

具也其爲用顧不大哉予故摭其事實爲之記云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

大理時作

先王賓興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書於閭胥孝弟睦  
婣有學者書於族師而德行道藝又書於黨正書者  
何錄其人也錄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於  
科目猶賓興焉與其選者名於學官豈非閭胥族師  
黨正所書之遺意耶閭胥族黨之書皆先德行而科  
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詆其非某  
竊以爲不然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深於道德然後



能工於文藝較其藝者固將以觀其德也然則六德  
六行之備書其察之也詳卽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  
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  
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  
也而何慊乎閭胥族黨之書哉丹徒學在縣西南元  
延祐因宋淮海書院爲之逮今邑於畿輔王化所洽  
而庠序之教益張以盛藝文儒術彬彬用休士之薦  
于鄉貢於春官者相踵也故事宜有題名而闕焉蓋  
以爲政者類多急於簿書獄訟莫是之圖也迺成化

丁亥侍御陳公士賢奉璽書來董畿內學校之政始  
命有司修故典之廢墜者于時進士楊君維新來知  
邑事雅志興學承命唯謹鎮江守翟公某聞而善之  
遂相與捐金購工伐貞石而樹焉考次科目之士始  
自洪武某年以迄於今凡得若干人悉列氏名刻著  
其上仍虛下方以俟來者既訖工楊君以書來謂某  
曰吾將圖其不朽以風厲後人子盍爲記某謝不能  
而楊君索之不置乃僭爲之言曰嗚呼盛矣哉賢侍  
御賢守令之用心也彼閭胥族黨之書不過章諸一

時而今也勒之堅珉不朽是圖其所望於二三子者  
何其厚而勸之何其至耶宇宙內事皆儒者分內事  
苟非吾之所爲真足與天地並立其能不朽也者幾  
希古人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斯之謂不朽彼高科顯仕人生誇之以爲榮者不  
過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寧能自托於  
天壤之間而不朽耶然則丹徒之士凡名于是者欲  
圖其不朽尙亦有所立哉尙亦無負於賢侍御賢守  
令之所望哉

觀亭記

福建時作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監觀四方深燭民隱慮  
岳牧諸臣弗克以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  
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  
始至剗政之疵剔民之蠹輝惡彰善敷和于下既道  
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圃名之曰觀  
亭以待蒞事之暇而宴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君子必  
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爲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



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爲觀耶在易  
有之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古者天  
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  
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  
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宣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  
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爲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  
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嗚呼是果所  
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  
矣閩之人庶幾其有瘳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

忘是心則其來旬來宣咨諏咨詢所以爲下爲民者  
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爲觀  
所觀者民風所以爲觀者我生也彼民生之休戚風  
俗之媿惡吏治之得失皆生於我之所行何如耳故  
曰觀我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旦者以周南  
觀公奭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知異日之觀  
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  
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陝之任其可  
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必有

賦是亭爲公之所芟者矣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重建東江興濟橋記

金華之東北鄙其屬邑曰義烏距邑東數里許有溪曰東江橫絕衢道險不可涉曩者嘗比舟爲浮梁以濟不通每霖潦暴至勢尤湍悍梁弗能抗舟以數敗民病涉焉宋慶厯中知縣薛揚祖始橋以石邑人德之號薛公橋後爲水所圯施寅趙員卿來宰邑皆相繼有作制益宏壯始以興濟名具於勝強恕虞復所記可考也歷歲滋久仆而復興者不知其幾暨入皇

朝一橋于洪武之壬戌尸其事者主簿聶用和也再  
橋于正統之戊辰倡其役者縣丞劉傑而輸財效勞  
者邑人吳希彩焉三橋於成化之癸巳則東陽盧君  
孟涵實任其費夫何匠石弗工遭丙申之水復毀于  
成涉其艱哉今年夏金華同守洛陽李公某行部過  
之顧而嘆曰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  
而成梁有司常事耳舍是弗圖豈知爲政者哉顧官  
帑不可輒發而間者歲比不登又弗忍以是厲吾民  
也費將何所出乎乃詢諸父老知孟涵嘗有勞於是



橋也于是以郡大夫之貴禮孟涵之廬勉其無廢前  
功以終惠于民人然又以爲役鉅用艱況其前時費  
已不貲可復獨堪其勞耶謂趙君士實東陽巨室亦  
樂善好施且婚于盧俾與孟涵協力以濟其成故又  
從而禮焉二人者感公之義皆忻然應命以其年秋  
七月丙申始事因舊之規累石于淵而爲之頓者也  
又以石隄其兩岸而洞其下以行水如頓之數而加  
其一橋之修六百有幾尺其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木  
爲之梁而屋其上以楹計者若干石取於山材取於

市力取於邑人之子來而木石之工則取於傭糜白金若干兩穀若干石皆取之盧趙而公私無與焉其經理程督縣之令佐咸效其勤歷十有幾旬而告訖工夫然後百里之人及四方賓旅道於是者往過來續不厲不揭去險阻而卽夷塗莫不誦公之德而嘉嘆二君之勞爲不可及也于時知縣事無錫趙某縣丞某主簿某乃屬其耆老觴酒橋上以落於成旣而相謂曰是役也吾邑長民者弗能事事而公以郡大夫爲之吾邑之民弗能任其勞而二君以鄰邑之人

任之厥功茂矣是不可無以章示久遠乃命伐石而  
以書來俾予識其歲月嗚呼非李公之忠信廉介政  
孚於人不足以建是橋非二君之勇於義弗私其有  
不足以成是橋今世之成大役者非取於官則鳩于  
民也不勞餘力以一言而建百世之利不藉眾緣以  
一二人而任一邑之勞而邑之令佐又能不沒人之  
功表樹之以風厲其后人其善皆可稱也是惡可以  
爲常事而不書哉庸不辭而爲之記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爲稱首東陽婺之屬邑由漢唐  
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勲業名者彬彬可稱  
第進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有立義塾置  
義田若范文正之爲者皆他邦所希有何其盛也然  
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人之  
賢否成化戊戌之秋溧陽繆侯以才進士出爲是邑  
始至以故事祇謁於先聖先師顧視學舍皆壞漏弗  
支禮殿倫堂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隳教基圖所以  
興其廢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詢于眾得富室之好



義者張惟大輩十人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改作其門廡齋序之欲仆者而棲士之舍會饌之堂習射之亭以及庫庖庖溜各以序爲又撤去文昌土祇二祠之不在祀典者而別爲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禮典按圖式以正冠冕服韍之飾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銅治竹木爲之樽爵簠簋壘洗俎豆邊筐之屬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眾心翕然如恐不及不煩程督競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黜

聖丹牖之華式稱其爲泮宮矣凡爲屋大小以區計者若干爲器若干肇事于某年之某月訖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於規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某訓導某也學旣成侯訊日之吉將率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焉而以書來告曰吾之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永厥功且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今之爲政不得罪巨室者寡矣况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興作者乎靈臺子來侯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侯之令

爲所當爲其視昔之立義塾者亦無愧焉固皆有可  
書者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鬼表先哲爲前人  
之所未爲以新士習以作士志則其可書又不但一  
時興作之功矣嗚呼賢哉彼邑之子弟學於是者其  
興起於侯之教宜何如耶念文昌之不屋必有以弄  
筆墨徼利達爲羞者聞先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  
行之思者望宮墻之數仞又必有思所以入其門而  
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己而蚤  
夜孜孜勉焉以求其至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爲賢

爲聖夫豈無其人歟夫豈無其人歟庸書諸石以俟  
若前代建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  
復云

東陽縣覈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隸十有四鄉民之係籍者至若  
千萬千百餘戶其所有土田爲畝若干萬千百有奇  
而輸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賦之所出必  
于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若干畝名存實亡莫知其  
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所徵爲政者以



爲大農經費之人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他官民之田之米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靡所不至政龐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溧陽繆侯之爲是邑刻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愛立訟清事舉

既嘗一新其學以教民矣又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之不明而稅之逋陷民之憔悴無怪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乃成化十有八年適國家著令重造版籍遂以右參政吳公之命首取洪武中魚鱗圖籍爲之準令人戶各以狀陳所有田數而役民之善書數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爲監量辯其官民之田與號名步畝稅糧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皆書之籍既覈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

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正其爭訟焉夫然後  
宿弊潛奸披露首服有受人之田不認其稅者有以  
其稅而寄之他人者有寄之不收而棄其稅者有以  
官田隱爲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釐  
正之凡所覈官田若干畝民田若干畝以及職學買  
括等田其數皆與舊額相當獨義莊爲有餘計其所  
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彼復  
熟田者卽義莊而異其名也以有餘補不足何不可  
乎詢諸父老僉謂其宜上于藩府藩府允焉而復熟

於是有田其有陵谷變遷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  
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既正稅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  
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痾去體灑然若執熱遇濯  
而無復抑配之苦矣其定著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  
戶類者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於天府焉凡  
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於其年之春而訖役于其  
冬邑人既皆悅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則  
謝曰版籍之正田稅之均實聖祖舊章明天子盛德  
藩府大官之令爾諸父老之勤也吾何力之有哉雖



然吾與若等所以救其弊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  
或有兼并之徒惡其害已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  
矣亦圖所以維持而勿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謀伐  
石使來請記予於是深有感焉夫仁政之不行久矣  
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  
道者惑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爲憾則爲  
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覈田於東陽雖  
未能爲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  
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又有過

於彼者豈非幸歟孰謂吏於今者不得行其志哉然以朱子之不得爲者侯旣爲之則其所已爲若水利若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亦豈不欲次第爲之乎吾見人之蒙其澤者未可旣也爾邑之父兄尙亦相與勉焉以贊其成哉若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人必有任其責者而區區不腆之言豈足以爲永久之托姑用敘其歲月使來者尙有考焉侯名樛字某某起家進士而爲是邑方以治行聞於時云其執役者之名氏與其鄉田土多寡稅糧輕重之數則列

之碑陰

繆知縣去思碑

皇帝臨御日久厲精求治慮長人之吏不能布宣德  
意子惠元元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爰命  
天官慎選進士之材者以爲知州知縣而責其成其  
治行優異卓然可稱者則入爲御史尙書郎以旌之  
示勸也嗚呼聖人仁覆天下之意至矣哉乃成化之  
十有四年戊戌之歲溧陽繆侯來爲東陽不鈎距不  
機穽信以待物勤以集事鋤穢耨奸植善樹柔未幾

而困者甦訟者平盜者息流逋四歸百廢具興政以大行既五載朝廷適有風憲之選遂膺召命以去蓋十有九年之某月也于時邑僚佐屬吏以及衿佩之士耒耜之夫工徒商賈鰥老童孺之流莫不悵悵然若失怙恃其老父相率而赴愬於藩臬諸司乞借留者數十百人諸司大臣謀曰以樗之材用於朝廷則天下將有賴焉而留之一邑殆韓子所謂專而不能成者其可乎乃不果留眾皆皇皇莫知所爲邑有耆壽之士張惟貞者諗於眾曰昔之令吾邑者在唐則



有若戴侯叔倫在元則有若禿滿答兒有若吳侯普  
顏在國初則有若陳侯某皆有遺愛於民民爲立石  
頌德至今思之若召公之甘棠焉今我侯之德無愧  
於諸君子者其可無一言以道揚厥美繫吏民之思  
乎眾皆曰然遂相與伐石而使其子諸生張極來告  
予曰侯之勤於政仁於民羣耳目不可塗也今去矣  
民戴之不忘惟先生樂道人之善者幸爲闡而發之  
予曰其政奚若生曰極不能悉其詳但見請謁者不  
于其門苞苴者不入其室以繩乎吏者繩諸身而冰

築其操也以教于家者教乎人而子弟其民也其修  
建學校則勸富人之義者使各以力自占而中家不  
知其勞其覈正田土則有一畝之田者使輸一畝之  
稅有千畝之田者使輸千畝之稅富有田者其稅不  
得欺隱貧無田者不至有抑配虛陪之患而賦稅於  
是始均其事神則山川社稷邑屬諸壇壝祭器靡不  
修飭而神歆其祀其教學者則崇孝行禮鄉賢而士  
知所向其聽訟則是是非非無所回而無情者不敢  
盡其辭其備荒則勸分以廣儲蓄積粟至若干萬石

民賴以不饑歲嘗大旱侯齋沐步禱于西層山甘雨  
隨至稼以有秋有中貴人來取奇寶玩器勢張甚諸  
縣長民者爭括取富人財寶以納交取寵市里騷動  
有不忍言者而侯獨無所取吾東陽之民晏晏也凡  
此皆其德之洽于人心不可忘者願一言以紀其善  
予聞之矍然昔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  
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今天下仍歲  
水旱十室九空流殍載路而役煩賦重叫呼隳突曾  
無已時子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有能寬之一分則

人心之悅豈特倒懸之解而已哉所謂事半而功倍者此其時也彼受直怠事者視民之顛連無告若秦越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方且盜若貨器以規進取洋洋自以爲得計其視侯之所爲何如哉民之於侯愛戴思慕而不能忘有若是者其視彼之欲與偕亡者又何如哉司黜陟幽明之柄者可不卜於人心乎今朝廷之所擢用者若是吾知舉一勸百循良之治將遍乎天下矣豈非國家之福哉故不辭而竊取子長孟堅之義采民之所歌咏而載之以告後之爲政



者其詞曰昔爲東陽故有循良猗歟戴侯沒世不忘  
禿滿吳陳繼稱善治爰及我侯異世同志衣不文繡  
食不膏粱夙夜匪懈視民如傷琴橫于堂簾垂于室  
行所無事清靜寧謐器利盤錯知燭幽微老吏猾胥  
莫售其欺乳獨是矜高明罔畏豪右強宗縮首喪氣  
乃新庠序乃廣積倉以敦風教以備歉荒斥彼淫祠  
俗期返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人有田我輸其租  
匪侯覈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朝而去惟正之供  
自今伊始無以爲寶具在楚書取非所有民其何如

萬人之戚一身之利侯所不爲內交要譽自侯之來  
田里熙熙侯今去矣予將疇依侯有王命豸冠烏府  
不惠我私借留無所侯德在民予何勿思我子我孫  
何日忘之載歌載謠託之貞石於千百年遺愛罔極

衢州府重修儒學記

衢故姑蔑之墟自唐天寶始爲郡宋慶歷始有學其  
山川所鍾異人疊出後先相望若清獻之勳業逸平  
之道德尤表表者非興學之効哉宋社旣屋學燬於  
兵至元丁亥教授徐夢龍闢榛莽易瓦礫而宮墻之

時則蛟峯方公實爲之記繼而郡之賢長貳襲有興  
作日新月盛其於鄭鳴鳳洪焱祖孔思清鄭汝厚之  
記者可攷也我國家稽古右文時敕所司修明學政  
正統初同知張侯琛始作禮殿而堂廡齋舍之屬則  
知府王侯高唐侯愉相踵成之書其事者郡人刑部  
尙書郎吳君錫也自時厥後繕治不時日就摧圯乃  
成化辛丑清源李侯汝嘉以尙書戶部郎官來守是  
邦下車廟謁顧而嘆曰失今弗圖後必甚費是棄前  
人之功而大厲吾民也適部使者李某奉璽書來董

學政亦謂侯宜有以起其廢者於是經斯營斯具材  
興工易腐以堅闕隘而徹自殿而堂而門廡而齋序  
各因其舊而修之若師弟子藏修燕息之室廬若賓  
射觀德之亭圃以及庫厨倉廩養牲之所咸撤其故  
而一新之其外則崇墉深池廣入門之塗樹育賢成  
俊二坊以壯其觀巍然煥然既完且美又以四齋之  
名舊無倫序而更之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曰游藝  
以示教焉其爲諸侯之學以布宣明天子之文命者  
於是爲稱肇事於癸卯春二月而訖工於乙己之冬



凡爲屋大小若干楹土木瓦石匠傭之資糜白金若干兩用人力若干工事集而費不奢役興而民不擾皆侯規畫有方所致相其成者則同守何侯通判李侯節推李侯也落成之日教授陳君告于眾曰是役也公不匱官私不病民存前美而不泯塞後費之無經事雖修舊功倍創始不可無以昭示方來乃具其顛末使諸生留某余某走余所居山中請書歲月嗚呼今郡縣之政類多急於簿書期會而教化則未遑也間有事焉不過假興作以爲利飾觀美以要譽而

已亦何有於教化哉有如侯者獨垂意絃歌俎豆間  
非爲利以要譽也謂非賢乎其爲教也取夫子之所  
謂道德仁藝者名其齋而不牽於俗學之陋非賢而  
能之乎是皆可書陳君與二三子者能弗替侯之功  
盍亦念侯之教也哉其志之必於道據之必於德依  
之必於仁而後藝之游焉以無愧其所以名齋者則  
庶幾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雖逸平之所傳於程氏  
者亦將有得而清獻諸公之勳烈特餘事耳尙何科  
舉利祿之足云哉陳君與二三子其勉之山川如故

典刑尙存三衢豪傑肯甘爲昔人下乎吾知賢侯所  
以作興而振起之者不爲虛文矣異時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必將有續泮水之頌者庸書諸石以俟

路西陳氏復義庄記

先王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其族而人無不親其親  
者有百畝五畝之田宅以厚其生而人無不足於衣  
食者故當其時男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而癯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也尙奚以義  
庄之賙恤爲哉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

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瘠也於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爲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於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厥後吾婺之東陽路西陳德高氏聞風而興起焉亦有義庄以仁于其族大要不出文正之矩度而微有損益以適時變其事具於陸放翁之記者可考也德高以布衣而



能勤勞節約不私所有希當代名公位充祿厚者之所爲其亦可謂難矣惜其後世浸以陵遲加之兵燹之餘世異事殊而庄之不屋已非一日僅有遺址存焉耳逮德高之九世從孫平仲讀書好禮雖遺榮弗居而志在澤物謂前人之業弗可久廢爰議修復以充厥宗初庄之田畝以千計今則資非曩時之厚而力有未逮故所割田不能什之一而其弟熙仲亦以田來助乃得百餘畝焉初田在塍頭昭福寺之傍者已爲他人所有弗可復得則以己田之在北岸者充

之去庄二里而近其規約視舊則又加增損焉凡族人之老而無子者幼而孤者婦之寡而守節者以及喪葬婚娶皆有給而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亦助其費其庄之產尙薄不能遍及同姓之踈遠則先其親之近者自九都巡府君而下其餘蓋有待也以平仲之富不逮前人遠甚而欲興廢舉墜於數百歲之下不亦尤難矣乎平仲之經營是庄也割田築室始自辛丑於今五稔乃克就緒而具其事來告予曰愿得一言以厲吾後人俾勿壞嗚呼義庄之設德高有文正

之心矣義庄之復率乃祖攸行平仲其以德高之心  
爲心乎親親之心德高以之繼述之孝平仲以之使  
爲平仲之後者各殫厥心以繼以述則庄何自而壞  
耶不然則放翁之言爲後世之慮者非不深且切也  
而何救乎是庄之壞哉爾子爾孫尙其念之雖然豈  
惟君之子孫哉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良心誰獨  
無之使世之貴富有財力者人懷是心各親其親而  
至於不獨親其親焉則天下豈有一人之不獲哉大  
道之行天下爲公將不在古而在今日矣斯又予之

所樂聞也故爲記之

紹芸堂記

豫章舒先生以進士乙科職教事於蘭谿辱與游相厚也歲之初吉先生過予山中告之曰吾之曾大父教授府君始以儒術起家範模多士大父有源克踐厥猷志耽經籍不求聞達講授於家而鄉人子弟皆受業焉嘗有夢芸之祥自號芸菴其後伯父敬常遂以明經登第致位臺察而大父亦以恩贈官監察御史人以爲夢芸之有徵也家君敬學不幸五歲而孤



弗獲躬承先訓日夜痛心懼家學之失傳幹蠱之餘  
聚書數十百卷朝耕夜讀以淑其身以教其子若孫  
懇懇乎箕裘之襲雖以琮之不肖叨與賓興備員庠  
序亦其庭訓義方所致也今家君之齒已躋八袞而  
志猶未已因名其所居之堂曰紹芸庶幾朝夕觀省  
以究所圖且將佑啓後人俾勿替其承焉然未有爲  
發其義者願吾子一言以記之嗚呼室而弗堂菑而  
弗播世之人比比然也孰知所以纘戎其祖考哉今  
尊翁以耄耄之年而弗忘是心其亦庶乎中庸繼述

之善孟子終身之慕者可謂能孝矣尙奚假於予之  
言哉辭謝久之而先生之請弗置乃作而言曰丕休  
哉芸之夢乎其天之大啓舒氏將以儒世其家乎夫  
芸以辟書之蠹故凡儒其業者有經籍圖史之藏必  
有事於芸焉然求諸在物之芸孰若求諸在我之芸  
乎若仁焉以辟其殘忍之蠹義焉以辟其貪昧之蠹  
禮焉知焉以辟惰慢昏惑之蠹斯四者皆天所以與  
我而爲芸者也其或視聽言動有非禮之蠹焉則以  
克復之芸辟之喜怒哀樂有不中節之蠹焉則以中

和之芸辟之與凡明德而有氣拘物蔽之蠹焉則以格致誠正之芸辟之斯數者又皆聖賢所以教我而爲芸者在物之芸有功乎載道之書而在我之芸則有功於行道之身業乎儒者烏可以書其道而不身其道乎天之大啓舒氏以爲御史公之夢者不在茲乎翁與先生其有志於是焉則爲芸者非徒一草之微而所紹者亦非徒在其親且將紹乎古今人物之大父母而克肖之矣庸非孝之大乎誠能以是倡之則後之者其無奮然興起而繼繼繩繩有引勿替

者乎於是先生作而謝曰子之言美矣至矣正吾家君所欲聞也請書以爲記

重修通濟橋記

弘治己酉冬十有一月金華府重修通濟橋成父老過予而言曰橋在郡城西南當雙溪之交其水湍迅深險弗容厲揭時或霖潦暴溢則巨濤洶湧雖舟楫猶憚其險欲涉望洋公私交病昔嘗濟以浮梁而弗能久也元大德中有浮屠及菴者始經營作石橋業未及成而中以撓罷其徒芻龍輩繼之歷四十年始



克就緒橋之制中累石以頓於淵者十有一外以石隄其兩岸棧木爲梁被之石甃而屋於其上事具於元故翰林侍講學士文獻黃公之記者可攷也其後燬焉而莫之繼者餘六十年矣迨我朝天順之初浙江憲副績溪馮公始因其石頓與隄之僅存者補其缺壞梁之甃之而輿徒以通前郡守周公宗智又從而屋之亦旣完且美矣夫何一厄於成化甲辰之水圯其橋南之頓者四而屋隨以壞再厄於丁未之火災其橋北之屋二十餘楹而頓因以毀其中所存蓋

無幾焉乃弘治紀元永平郝公景昌以大理正出守  
是邦始下車問民疾苦知是橋之弗可緩也而詢謀  
僉同具其事以白于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遂  
命伐石掄材諏日興作公於蒞政之餘率其僚佐日  
來勸相而專綜其事賦其功者則節推郭侯某也時  
則工忘其勞不戒以飭殫厥技能競奏成績而頓之  
圯者崇之燬者易之梁之斷者續之屋之仆者舉而  
新之植欄楯表門闕上棟旁翬巍然翼然竝立中流  
其崇廣修袤悉仍舊貫而壯麗有加公又以橋之南

岸當水衝激易於崩潰乃重加石隄以遏其勢不規  
近利惟懷永圖凡瓦石材木之費若干工匠之傭若  
干皆給於公帑不以厲民肇事於其年九月詔工於  
來歲之冬而有事於往來者無不賴焉非有不忍人  
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者能若是耶吾民將謀伐石  
以載公之仁子其爲我記之嗚呼民之以涉爲病也  
公且橋以仁之而况民之所病猶有甚於涉者公其  
不有以仁之乎由一橋之仁而達之使凡爲郡之政  
無弗仁焉又由一郡之仁而達之使異時進而作霖

雨作舟楫凡政之措諸天下者無弗仁焉豈非公之所志而吾民所深望乎吾見斯橋其爲之兆矣故書諸石將有待焉豈徒著其一時興作之勞而已哉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蔑以加矣然猶夙夜憂勤圖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鄉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



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謂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歛散之民是以不飢列聖相承建其有極歛福錫民太平無事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爲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

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  
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  
曩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  
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字吾民下車之初  
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  
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大半而在庾者又皆陳  
腐不可食矣侯爲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  
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  
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

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儲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闐闐中十手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

將謀改作以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  
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  
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堪事者授之  
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徹其舊以卽於新中  
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廡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廡  
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  
續而廡焉外則周以垣墻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三  
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  
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



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材效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於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不困矣倉雖旣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侯以是歲當重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

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  
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  
倉廩旣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  
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蒞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  
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爲吾民深長計其所立  
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  
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天朝上佐天子以經綸天下  
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  
今其有瘳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

我侯之仁子盍爲文以記其歲月某乃作而言曰侯之爲政非止一倉之仁而其志亦未嘗以是而自滿也尙奚以書爲哉然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擿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己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旣

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寶書謂某曰寶之先自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廉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役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至今不忘故有泣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北水次歲久荒圯已屬他姓其墻外有楛木數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不忍伐焉寶過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



先德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旣篆其  
榜矣子盍爲我記之某辭不獲命乃僭爲之言曰昔  
韓宣子聘魯宴於季氏見有嘉樹而譽之季武子曰  
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嘉樹之  
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視之勿剪勿敗  
固卽以爲召伯之甘棠不但如季孫之口誦其詩矣  
非世德在人能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  
而獨以楛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  
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

况据之爲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賢  
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名教爲邦家之所倚仗乎其  
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位矣蘇文忠  
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則今日  
先生之業寧不與椐而俱萌耶先生其尙益加培植  
以大副先人之志罔俾王氏之槐專美於前視彼季  
氏之嘉樹而歸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清遠閣記

己未十月

龍泉爲括蒼鉅邑張氏爲龍泉鉅姓其居在邑西數